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九十八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四

談講十三

講肄為鍾鼓 抱朴子云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肄為鍾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 君子以講

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撼情 補

習 易兌卦象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疏云同門為朋同志為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于此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補

講習道德 馮敬通自叙云年衰歲暮自悼迄無成功將栖遲肥饒之野殖藝生産講習道德

講肄書傳 孔臧與子書曰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侃侃不倦

講論大義 魏文帝與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補

講問疑難 漢書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

爲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補

肅成講論魏文帝與大理王朗書見上

集門生講世說云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論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聚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補

與同好談蜀志云董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吳濟等共期游晏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補

數就高談謝承後漢書云豫章宋度拜零陵令縣民伯夷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

私逆講習世說云孝武將講孝經謝太傅兄弟與諸

人私逆講習車武子謂袁彥伯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聞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補

高談之客

管輅別傳云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于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 補 案原還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

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蘢龜蓍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𣪊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蘢龜也舉坐驚喜 附

談客盈坐 世說云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補

下帷講 漢書董仲舒見前

抵掌談 戰國策云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又桒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國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 補

談辭如雲 後漢書云符融師事少府李膺膺風致高簡每見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音動左右張璠漢記云張酺事太常桓榮講誦不怠每朝會輒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音動左右

說經鏗鏗論難儲儲東觀漢記云楊政字子行治梁邱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儲儲祁聖元

達持盈之寶術陸機七徵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爕倫幸序庶績咸乂謐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彝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窮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先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於王孫補

窮經國之在賢見上

理玄旨遠辭簡心虛謝尚談賦云斐斐亹亹似有若無理玄旨

遐辭心虛簡

噓枯吹生 後漢書鄭太對董卓曰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 補

甘如粘蜜 益部耆舊傳云劉子政談論津津甘如粘蜜

發辭抗論人莫能伍 益部耆舊傳云董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時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遇之則止人莫能伍

懸河瀉水 晉書郭象傳云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抱朴子云有容謂二陸兄弟善于談論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善論難 後漢書云丁鴻年十三從桓榮授歐陽尚書三歲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補

善談論 吳書云魯肅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善談論

能屬文辭又蜀志云劉炎有風流善談論又襄陽記云習禎字文祥善談論亞龐士元而在馬良之右

清談雅論　何晏別傳云曹爽常大集名儒長幼莫不預會晏清談雅論紛紛不竭曹義歎曰妙哉何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　補

清談高論　後漢書鄭太見前

講誦孜孜　東觀記云劉弘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

講誦不怠　漢記張酺見前

講論不輟　世說云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

尋誦不倦　後漢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補

言談終日　張載別傳云載文章殊妙嘗爲濛汜池賦帝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清談極日　文士傳云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談極日

談論彌日　晉書衛玠傳云玠遷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

談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絶倒 補案瑯琊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補

方其講問不食終日 東觀記云張玄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

因與共談移日忘飡 荆州先賢傳云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往見之因與共談遂移日忘飡德操於是異之

每相與談夜分不寢 東觀漢記云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夜分不寢

每見談論自晝達夜 蜀志馬謖傳云先主臨薨謂諸葛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既見共談移日方出 世說云謝

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既見共談移日方出　案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　補

諸儒講勝者賜席 殷氏世傳云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義有不通者奪席 謝漢書戴憑舉明經徵博士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眞與遐讓並善談論 汝南先賢傳云謝眞與遐讓並善談論俱有名

郗超支遁清談著名 晉中興書云郗超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

簡雍常為談客 蜀志云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雍與糜竺孫乾並為從事中

郎常為談客

劉表坐談客耳 魏志云太祖將征表尚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補

太尉晚節好談而甚矜之 郭子云郗太尉晚節絶好談論既非所經而甚矜之

靈寶自講莊子一日更說 俗說云桓靈寶在南州時自講莊子七篇一日更說

玄平談屈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世說云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注曰長史王仲祖也

林公小屈如著敝絮在荊棘中 世說云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敝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蔡邕談論更遠 抱朴子云王充所著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邕常到江東

得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補諸葛厷便已超詣世說云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時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補一時譽者皆宗眞長語林云劉道生與眞長言一時有名譽者皆宗眞長風流勝貴莫不崇敬晉中興書郗超支遁見前稱爲理窟郭子云張馮舉孝廉出詣劉眞長與之言談眞長稱爲理窟謂之談林世語云裴僕射善談時人謂之談林妙哉論道盡其理矣何晏別傳見前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魏志云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

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補

讀書十四

朝讀百篇 墨子云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案抱朴子云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曜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古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方令問播於罔極也補

先讀百徧 魏書云董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

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補 案遇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附 闕

澤債書誦讀 吳志曰闞澤好學居貧常為人債書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補

黃香讀所未見 後漢書云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李則讀左氏舉一反三 蔡邕別傳云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弱冠始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舉一反三

王恭讀左氏輟卷而歎 劉謙晉紀云王恭每讀左氏傳至於奉王命討不庭輟卷而歎

桓公讀書堂上 莊子云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耳補

束晳讀書隱几 束晳讀書賦見前好學篇

元帝後宮讀書 王褒集序云褒有俊才元帝為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案漢書褒傳云宣帝時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補

鄭玄奴婢讀書 世說云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補

杏壇弟子讀書 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巖間諸生讀書 上黨記云太行山有青岩有人射熊于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見不知處傳以為仙人

擔負經書止輒讀之 魏略云隗禧擔負經書每

以采梠餘日則讀誦之

挾策讀書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爇柴讀書　謝後漢書侯瑾見前

牧羊讀書　魏志楊俊傳云俊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　補

通敏兼人　蔡邕別傳見前

五行俱下　後漢書云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　補讀書五行俱下

千遍乃得　華陽國志云徐誦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讀千遍乃得

不解其義　俗說云傅迪爲左丞讀書而不解其義

韋編三絕鐵擿三折　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

未葬讀喪禮復常讀樂章　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誦書十五

仲舒下帷 漢書董仲舒見前

延篤借本 先賢行狀曰延篤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補

一見便誦 華陽國志云趙閑讀書一見便誦

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疏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歲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補

一見誦憶 後漢書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

鄉里屏居教授補

一覽誦記後漢書云荀悅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布衣徒行講誦孜孜東觀記劉弘見前

苦賣牛衣手繩口誦晉書劉寔見前

一冬誦論語邴原別傳云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嶷然有異補

晨夜誦經范曄後漢書云包咸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遣之

晝夜不絕東觀記高鳳見前

晝誦書傳漢書云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行誦詩書東觀漢記曹褒見前

百日習

經晉書云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補

婦氏讀誦桓子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侍婢誦賦蜀志云劉琰爲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諸葛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補

能誦五經謝後漢書云賈逵弱冠能誦五經

敏捷十六

駐馬書鞭魏文帝臨渦賦序云余從上拜墳墓遵渦水徜徉乎高樹下駐馬書鞭爲臨渦賦

駐馬書文曹植鄴生序頌云余道經鄴生之墓聊駐馬書此文於其碑側

書檄應命立成

王晉書孫曹爲東海王越記室掌文疏

露布手不暫停

豫參謀議每造檄驛馬催之應命立成世說云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補

下筆即成

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擥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懐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邱臯潤同江海恩猶父母補

出口爲論

魏志云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

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補

操翰成章

先賢行狀曰徐幹清玄休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補

下筆成章

魏志陳思王植見上

筆不停綴

禰衡鸚鵡賦序云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補案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暉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故殊智而異心配鸞凰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附

北堂書鈔卷九十八

北堂書鈔卷九十九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五

著述十七　名理十八

著述十七

沉鬱之思劉歆與揚雄書云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成此書　研精覃思孔安

國尚書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學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補

覃思不闚門

後漢書云何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補案前漢董仲舒傳云仲舒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附

覃思以終業

後漢鄭玄戒子書曰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補案玄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 附

門牆施筆硯 後漢書云王充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補

戶牖置刀筆 見上案袁崧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乃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補 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附

把三寸弱

翰齎油素四尺 揚雄答劉歆書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

是後一歲作綉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補

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

應璩與王子雍書云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漢書云司馬相如病免官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

孔安國尚書序見上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孔安國尚書序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補

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漢書司馬遷贊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次于

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串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集先代絕言採異國殊語 劉歆與揚子雲書集先代絕言採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 漢書司馬遷傳云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叙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補

剖判百家 劉歆集序云歆受詔於父向校衆書

著七略以剖判百家

箴縷百家

盧植酈文勝誄云自亂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玆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補

採摭羣言

孔安國尚書序見上

錯綜經文

杜預左傳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于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補

因史記作春秋纂異

同爲國語 漢書司馬遷贊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

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 孔安國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 補

稱五德轉移 史記鄒衍傳云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覩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補

論六家要指 漢書司馬遷傳云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旨

西伯演周易仲尼作春秋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文王著九六之爻 帝王世紀云文王居於牖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案牖里一作羑里地理志曰河内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 補

孔子作三朝之記 劉向七畧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之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孔子作彖象 論衡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 補

老子作道德 列仙傳云老子乘青牛車去入秦過函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眞人也乃强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補 案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常服精華隱得脩行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炁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游流沙化胡勝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 附

周公著

爾雅 爾雅序疏張揖云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來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尚存 補

揚雄草太玄 揚雄解嘲序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補

劉兆作調人 晉書云劉兆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補

仲舒作繁露 西京雜記董仲舒見前

發墨守鍼膏肓 後漢鄭玄見前

作經解 魏畧云隗禧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疾

撰禮略 後漢書云景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

餘萬言補

張霸造百兩尚書（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于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補）

服虔作春秋傳解（後漢書云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補）

洼丹通論（後漢書云洼丹世傳孟氏易後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

景鸞文集（後漢書景鸞見上）

拾遺補蓺（漢書司馬遷見前）

兼麗卿雲（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贊云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

遷董兼繼跡遷固華嶠序集云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麗卿雲繼跡遷固等稱其良史之才足以繼跡遷固乃藏之秘府與三史並流

文直事覈後漢班固傳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補

多為時諱晉書云王沉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暴之於市高誘呂氏春秋序云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常乃集儒者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

畏其勢耳補傳在民間見上論衡云仲尼經成紫微降光抱朴子云董仲舒夢蛟龍西京雜記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揚子雲夢鳳凰西京雜記云揚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傾而滅

名理十八

形之所宗者道易繫辭韓注云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補道之所貴者時穀梁傳云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所貴者時其行勢也補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繫辭韓注云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補無形之

類自然之根張衡云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和莫與爲隣至靈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易繫辭韓注云闇猶火見非火見闇機由神知非神知機盧播云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蔡邕連珠云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繫辭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繫辭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補案韓注云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附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云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補案韓注云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補約以存博簡以濟衆王弼周易畧例云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案邢璹注曰簡易者道也君也萬物是衆道能生物君能養民物雖繁而不憂錯亂爻雖變而不憂迷惑補大器晚成大象無形老子少者多之所貴寡者衆之所宗周易畧例云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補時有否泰用有行藏又云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

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補案注云隨性命以曲成故圓行而方泰時則行否時則藏附

立陸機賦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周易畧例云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補案注云投置也散逃也置兵戈於逃散之地雖是至親不能相保守也遯卦九四好遯君子吉處身於外難在於內處外則超然遠遁初六至親不能相保守也同舟而濟者同在一舟而俱濟彼岸胡越雖殊其心皆同若漸卦三四異體和好物莫能間順而相保似若同在一舟上下殊體猶若胡越利用禦冦何患乎異心哉附一真起

而萬僞動一利立而萬詐生任子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易繫辭注曰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鑒于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爲吉之先見也補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繫辭韓注云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吉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補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易繫辭韓注云情以感物則得利僞以感物則致害也附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繫辭韓注曰泯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繫辭韓注云相取猶相資也遠近之爻互相資取而後有悔吝也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云書不盡言不盡意然則聖人言

之意其不可見乎補

天地爲鑪造化爲工賈誼鵩鳥賦云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棨文選注曰以鑄冶爲喻鑪也工巧人也言以天地造化陶鑄萬物合而成形散而歸無形自無生無自形出消息之理安有常哉補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莊子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管子

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鬼谷子云木雖蠹無風不折牆雖隙無雨不壞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也

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鬼谷子

良匠不能斲冰良冶不能鑄木公孫龍子

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後漢書徐穉字孺子

嘗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決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補 棗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補

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抱朴子云龍門將決非寸壤所遏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 賈通作隕 附

滄海横流則舟航濟其用震風暴雨則棟宇覺其功徐邈云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莊子

翠以羽殃身蜂以珠破體蘇子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左傳云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弑郟敖而自立焉補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左傳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補案杜注云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傅音附附

北堂書鈔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一百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六

論書十九

五經爲府藏雜藝爲庖廚高彪集古人糟粕莊子見前聖人糟粕何劭荀粲傳云粲嘗以六籍雖存乃聖人之糟粕老莊道德之淵藪拾遺云夫老莊者道德之淵藪仁義之壇場古書學者之山淵抱朴子云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韓任術以作柄墨率儉以篤俗杜預七規桓譚煩而無要傅子云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無指歸吾不知其博也賈逵精而不博范曄後漢書云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博既精吾何加焉

論文二十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

云子西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補

會衆彩以成錦繡集衆字以成辭義 釋名

云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補

譬如工夫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漢書云宣帝令王褒與子僑等並待詔數從游獵所幸宮館為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補

宏邈淫艶非碑誄之施蠱直踊實非詩賦之用 抱朴子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 陸機文賦云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 補

或辭害而理比 又云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補 梁文選注云辭害謂音韻不便也然於理次比亦合於宜言雖順美於義理復有妨也 附

或理樸而辭輕 又云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

或清虛以婉約 又云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太羹之

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艷補案文選注云文有專尚清約而質樸者則如太羹不和五味同朱絃之清音也大羹肉汁清廟之瑟朱絃而聲淡雅奏於清廟一人唱之三人從而歎之此雅而不豔也附

或奔放以諧合

又云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案文選注云嘈囋浮豔聲或有奔馳放縱其思以求和合務成嘈囋之聲以爲美麗悅目偶俗而已此聲之雖高而曲下者乃覺防露之雅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雖悲而不雅也謂爲文不可苟徒悅目偶俗而已須窮妙理者也諧和也妖冶美麗也寤覺也補

定去留於毫芒

見上 案文選注曰毫細毛也芒稻芒也皆至微少者也謂作文之時考練辭句之上下秤兩捨之取之在於細小之間然後著之於文補

混妍蚩而成體

又云或寄辭于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

紫良質而爲瑕　案文選注曰瘁音謂託詠於鄙物也言徒侈靡而不華麗混同美惡實累風雅之道如玉之有瑕也良質謂風雅也瑕謂玉病也補

縱橫有義反復成章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炳若縟繡悽若繁弦陸機文賦云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弦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補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又云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抽　案文選注曰六情謂好惡喜怒哀樂也志往神留謂志思往而神留也兀若枯木思不動也豁若涸流思之竭也謂豁然空虛涸而無水補

小文猶寸錦抱朴子云小文雖巧猶之寸錦

片言以居要陸機文賦云或

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勣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補

雖濬發巧或受嗤拙

又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槖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

若滄海之芥

抱朴子云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者

若江漢之潢

抱朴子云吾見二陸之文猶玄圃積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

優游按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

魏文帝典論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按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

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

西京雜記云枚皋文章敏

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劇新典而不實張瞻注揚雄劇秦美新論云昔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劇新典而不實公幹逸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補仲宣體弱見上孔璋不閑詞賦曹植與楊德祖

書曰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補 伯喈長於爲碑 李充起居戒云中世蔡伯喈長於爲碑

歎賞二十一

懸諸日月不刊之書 揚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復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補

諸經解不窮 後漢書戴憑見前

問事不休 後漢書賈逵見前

五經復興魯叔陵 東觀魯平見前

五經紛綸井大春

三輔決錄云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說經鏗鏗楊子行范曄後漢書楊政見前關東說詩陳君期會稽典錄云陳囂字君期善說詩京師爲之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筆墨淵海論衡云劉歆字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言談林藪世說云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天下工爲文司馬相如長門賦序云孝武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兩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梁文選注諭曰欲因此辭解悲愁善曰鄭玄儀禮注曰于爲也補才巧若神曹植長樂觀畫讚云妙哉平安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筆下摛藻潘岳續漢書詩云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舊史維新席上敷珍含玉吐金爛

然成章傅玄矯情賦序云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曹植與王仲宣誄云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補

摛文潤世宣論篤俗左太沖七諷

金聲玉振飛影摛光傅玄云

文辭美贍歐陽建別傳云建文辭美贍構理精微

才藻艷逸魏志云阮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補案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附

文若雕龍劉向別錄云公奭文若雕龍故曰雕龍奭

文艷春蘭傅咸京邑侯誄

辭藻星布左太沖七諷

妙句如雲仲長統昌言云其才若雨妙句如雲

逸藻

波騰 傅咸答曹志書云英氣泉涌逸藻波騰又潘尼侍中銘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彤管雨散 成公綏集云寶翰電流彤管雨散

摛藻揚輝如山如雲 劉珍贊賈逵詩云摛藻揚輝如山如雲世有令問以迄於君

馳思泉涌敷藻雲浮 潘尼贈潘岳詩云華茂九春實繁三秋馳思泉涌敷藻雲浮

玄思泉涌華翰雲生 潘岳庾尚書誄

沉思淵洞逸藻雲浮 鄭豐贈陸士龍詩曰沉思淵洞逸藻雲浮

高義厲青雲 劉公幹贈徐幹詩猥蒙惠咳唾既以大雅聲高義厲青雲灼灼爍華星

高論逞玄妙 朱德懋贈傅氏詩曰猗猗彼君子道遥集華堂高論逞玄妙彈筆摛文章

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艷 王叔師云屈原宋玉枚乘相如王褒揚雄班固傅毅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艷

摛藻如春華 班固賓戲云器不賈于當

已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辨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補

文藻譬春華 石崇贈歐陽建詩云文藻譬春華談話如芳蘭

振筆若天文 傳玄客難云振筆若天文運思若迴雲

文雅縱橫飛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砂礫氣霜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魯僶俛安能追補

散禮風雲起 劉楨詩

陳文如瀉水 世說云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馳辨如波濤 班固賓戲云見前

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慨 摯虞文章流別論

七依之卓礫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 傅玄七謨序云若七依之卓礫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

之所希也桓譚絕才東觀漢記云桓譚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阮籍神筆東觀漢記云魏封晉文王為晉公加九錫文王讓不受公卿將勸進使阮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時人以為神筆稱張載稱為妙賦張載別傳云載素有清才傅玄見之歎息稱為妙賦杜篤誄辭最高後漢書云杜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班固之頌比金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比於金玉陸機之文猶積玉抱朴子云　案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

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湖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絶乎補

文彩巨麗

吳質答東阿王書云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仲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

慰喻綢繆

梁文選注云東阿王即陳思王曹植也附

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補

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

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終賈杜口揚班韜翰潘尼贈潘岳詩讀陳琳之書翕然愈病文士傳云陳琳少有辦才太祖命掌書記所作諸書及檄草章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補讀二陸之文恐其卷盡抱朴子歎長虞之文近乎詩人晉書傅咸傳云咸少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吾獨不與此人同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武帝嘗讀子虛賦而歎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見此

人死不恨矣史記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黄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其人安在吾欲擢之嵇康集云康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詞問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爲潯陽長

妙絶時人魏文帝與吳質書見前

文冠當世三輔學有俊才與茂陵馬季長同郡曹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節信等文冠當世

凌前邈後傳玄七謨云陳思王七啓劉氏七華乃凌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

難與並驅抱朴子云友人勝永叔問吾嵇君道何如人也余答曰一代之偉器難與並驅也

諫諍二十二註全缺亦多錯簡不可讀今悉校補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　稽于衆舍己從人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已上並尚書　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詩　事君遠而諫則諂近而不諫則尸利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並禮記　師氏掌以媺詔王周禮鄭玄注曰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補　保氏掌諫王惡

周禮鄭玄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補

諫觀魚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乃稱疾不從補

諫納鼎

左傳曰宋華父督以郜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彰孰甚焉補

宣子驟諫

左傳云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

信有一於此不如**鬻拳兵諫**左傳云初鬻拳强諫楚子死也觸槐而死補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補**曹羈諫曹君**

泄冶諫陳公說苑云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補

史魚死以屍諫賈太傅新書曰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數言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立召遽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從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補案家語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

直乎 附

宮奇不能強諫 左傳云晉獻公在位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代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補

子期乃止 國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弁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補

騶見左史 國語云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

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補 以規爲瑱

國語曰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巳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

補 **防民之口**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補

當車 洪範五行傳曰昌邑王賀爲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續補

扣馬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如鄴狩于西山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續補

汙輪 漢書曰薛德廣爲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 續補

折檻 漢書曰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

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扣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修檻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續補

斷鞅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 續補

擊馬

說苑云景公正寢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寢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 續補

軔輿

後漢書曰申屠剛諫帝出遊不從以頭軔乘輿乃止 續補

引裾

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士人十萬戶實河南毗

諫帝怒不答起入眦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眦曰今從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續補

三責 晏子春秋曰晏子嘗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續補

五失 晉書曰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大王有五失冏問曰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予則終不聞孤之過也續補

屏几改容 崔鴻前涼錄曰張駿謙羣寮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叅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即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續補

免冠頓首 范曄後漢書曰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帝嘗出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迴輿而還續補

逆耳 史記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灞上續補

拂心 漢書哀帝時杜

欽諫曰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日漸長爲禍不細臣開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于一人續補

犯顏 范曄後漢書銚期見上

逆意 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從務方殷衛顒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續補案桓範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爲諫爭附

盡言 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續補

開說 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從務方殷衛顒上疏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續補

五諫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又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

順不逆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續補

三諫

說苑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續補

北堂書鈔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至一百五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

寫書十七　藏書十八

刋校謬語十九　採求遺逸二十

載書負書二十一　賜書二十二

廢學二十三

寫書十七

温舒截蒲 漢書路温舒見前好學篇

孫敬編柳 楚國先賢傳見前好學篇

薪火寫書 葛洪見前

燃薪寫書 晉書云范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補

為官傭書 東觀漢記云班超孝謹家貧嘗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 補

自伏寫書 桓子新論云高君頗知律令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

賃書以養 謝承後漢書云陳常字君淵晝則躬耕夜則賃書以養母

傭書供筆吳志闞澤見前公孫寫書自給謝承後漢書公孫曅傳云曅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李郃賃書自給李郃别傳云郃遊學京師嘗賃書自給

藏書十八

藏策之府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注曰中繩言皆平直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册之府所謂藏之於名山者也

祕室之府劉歆七畧云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邱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延閣廣祕室之府

太史祕府道家所貴張衡云太史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之竊為幸也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華嶠後漢書云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案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

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補又索山海經云蓬萊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到十洲記云蓬萊山外別員海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氣丈人九天真君宮附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桓子新論

壁藏尚書漢書伏生傳云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補

藏書於壁孔安國尚書序云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補

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蜀志云向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補

伯喈有書近萬卷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補案魏志云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附

林宗有書五千卷郭太別傳云太字林宗家有書五千餘卷案後漢書云太博通墳籍善談論河南尹李膺見而大奇之遂相與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十兩 補

王脩有書數百卷 魏志王脩傳云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 補

張華有書三十乘 文士傳云張華窮覽古今嘗徙居有書三十乘 補

書倉 拾遺記云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書倉 補

續學海 拾遺記云京師謂鄭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續 補

刊校謬誤十九

以陶為陰 劉歆七畧云古文或誤以典為典以陶為陰如此類多

以魚為魯 抱朴子云書三寫以魚為魯以帝為虎

孔子反魯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卜商返衛

家語云卜商字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人以子夏為聖

校書麒閣 漢書云揚雄校書麒閣之上

校書天祿 揚雄集序云王莽篡位時雄為中散大夫嘗校書天祿閣

張霸春秋減為二十萬言 東觀漢記云張霸少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及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桓郁尚書省成十三萬言 范曄後漢書云桓榮以尚書入授顯宗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之學

崇七經刪百氏 劉楨魯都賦云若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龍圖於金縢啓麟史於華匱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

芟煩亂剪浮辭 孔安國尚書序見前藏書篇

刊定謬誤 蜀志向朗見前藏書篇

覆校錯誤 荀勗讓樂事表

云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案晉書勗進位光祿大夫命掌樂事修律呂故有是表附

刪除繁重甚有條貫 晉中興書云李充為大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繁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

採求遺逸二十

開獻書路 劉歆七畧云漢武帝開獻書之路一年之間書積如邱山

詔求亡失 論衡佚文篇云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補

採遺禮於殘竹聽遺詩

於達路劉楨魯都賦

集天下遺書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學集天下遺書招南方之術士

求遺書於天下漢書云成帝河平三年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漢書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開魏王冢得穆天子傳漢書魯開魏襄王冢得穆天子傳

河西得漆書東觀漢記云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補

汲縣得竹書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冢得竹書漆字

載書負書二十一

墨子載書墨子見前好學篇

王壽負書韓子云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

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惠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補

蔡邕書載數車 博物志見前藏書篇

張華書三十乘 文士傳見前藏書篇

負書擔橐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云云補

抱符子而趨 符子云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抱符子而趨曰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負周官不捨 車肩奏書曰太常居家雖流移苦寒嘗自負周官終不敢捨

賜書二十二

家有賜書後漢書班彪幼與從兄嗣伯同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才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焉賜祕閣書續晉陽秋太元三年詔賜會稽王祕閣書八千卷賜黃香孟子東觀漢記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韓子賜太子晉中興書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詔與一千卷義熙起居注云何無忌在祕閣求賜祕書詔與一千卷送一車與之晉書云皇甫謐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賜祕書之副漢書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賜書四千卷蔡琰別傳曹操問琰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補

廢學二十三

仲尼沒而微言絶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李竒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補學校不脩詩子衿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箋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補經籍道息孔安國尚書序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名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因不復以開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補圖籍散亂史記云周道既廢秦焚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藏詩書者燒之史記云秦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補語有偶語者棄市見上賢儒皆坑古文竒字云秦始皇三十五年拜諸生七百人為郎密種瓜驪

山下硎谷中溫處候戍實使人上書曰驪山硎谷中有寶詔下諸生往視之預為伏機諸生方進谷因發機從上投之以土一時賢儒皆坑死谷中補其坑在咸陽西南三十里今為憫儒鄉也附

學書棄觚西京雜記云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續補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

誄三十　哀辭三十一

弔文三十二

詩二十四

一言蔽之　六德之本周禮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鄭注云所教詩必有智仁聖義中和之道然後可教以樂歌　天地之心君德之祖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　詩有六義詩序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是謂四始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又孔疏云四始者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也續補　移

風俗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補案孔疏云此言用詩之事移風俗者王者為政當移風易俗又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附

合韶武史記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刪為三百篇皆弦歌以合韶武雅頌之音

發言為詩詩序見前

在事為詩春秋說題辭見前

詩者志之所之詩序見前

詩者古之歌章荀勗云詩者古之歌章

詩言志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詩言志歌詠言古有採詩之言王者以知得失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然則雅音之

韻四言為言其餘雖偏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補

詩緣情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補

稱詩諭志漢書藝文志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

作詩風諫漢書韋賢傳云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戊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補

祈招之詩左傳云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

宣布之詩漢書云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襃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案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

不被也補彈琴歌南風禮記云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雨雪歌黄竹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萬民旦夕忽忘補能為七言乃得上坐漢武别傳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以上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

賦二十五

敷布其義釋名云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古詩之流摯虞文章流别論云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補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

又云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數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葢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補

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上見包括宇宙總覽人物

十六國春秋曰客有問司馬相如以作賦者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傳也補

大者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

漢書王襃傳云上令襃與張子僑等並待詔襃

等數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補

可以為大夫 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下筆成章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

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 桓譚新論云余少時愛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小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補

上每有感輒使皋賦之 漢書云枚皋為賦善於東方朔也上每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補

鳥獸異物命相如賦之漢武故事云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馬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意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補

每上甘泉詔子雲作賦桓譚新論見上

登陽雲臺令大夫造賦宋玉小言賦云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能為小言賦者賞雲夢之田玉賦畢遂賜雲夢之田

銅爵臺成命諸子為賦魏志云銅雀臺成太祖命諸子登臺使各為賦陳思

王植援筆立成

尚書給筆札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上林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補案師古曰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也 附

門庭著紙筆 臧榮緒晉書云左思少博覽史記作三都賦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文士傳云張儼張純朱異俱童少往見朱琭琭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賦犬紈賦蓆異賦弩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琭大歡悅 補

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潘岳秋興賦序云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

構思十稔 晉書左思見前

不出戶牖 王隱晉書云左思父

雍起小吏以能推為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繇書及鼓琴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也思乃發憤造齊都賦一年不出戶牖

因思大道 謝承後漢書云桓譚年七十憙非毀俗諸儒出為六安郡丞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案譚時年七十餘初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補

為賦立成 文士傳云劉禎在曹植坐厨人進瓜植命為賦禎賦立成

於坐立成 又云潘尼嘗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容使賦之尼於坐立成

受詔輒成 漢書枚皋見上　案文心雕龍云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注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以宿構阮瑀

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補又西京雜記云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附

援筆立成 魏志曹植見前

文無加點 禰衡為鸚鵡賦攬筆不停綴文無加點

甘泉書壁 桓子新論云子少時為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為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為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

臨渦題鞭 魏文帝臨渦賦序云余從上乘馬過渦水倘徉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為臨渦賦

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漢書成帝趙昭儀美方大幸每至往甘泉宮當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懲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補

少而好賦 揚子法言或問

余曰子少而好賦有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若孔子之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補

九歲能賦東觀漢記云班固九歲能作賦頌每隨巡狩輒獻賦頌

大言受賞小言賜田宋玉小言賦見上

文木贈馬西京雜記云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遂為賦魯恭王大悅贈駿馬二匹

投壺賜帛魏畧云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揚子法言見上

試以擲地作金石聲世說云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補

頌二十六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太平而作詩含神霧云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治定而興文章流別論云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頌詩之美者也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左傳云吳季札觀風為之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穆如清風詩烝民篇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咏懷以慰其心補 清文比珠玉論衡見前歎賞篇 頌其武功東觀漢記云馬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武功 思感舊德范曄後漢書云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圖畫頌之漢書

云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刋石頌之後漢書法真傳友人郭王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刋葉著文曹植柳頌序云予以間暇駕言出游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刋其樹葉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譏當今之士補以為龍馬頌其文甚麗魯國先賢傳云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為龍馬頌其文甚麗上西巡頌辭甚典美後漢書云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為頌賜帛漢書云上命王褒等並待詔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上下以差賜帛上頌賜金魏畧云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王裒上頌賜

黄金十斤

箴二十七

虞箴 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補

夏箴 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非務積聚何以備粮

外戚箴 後漢書崔琦傳云河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百官箴 左傳見上

防微測隱文麗旨深 潘岳新婚箴

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首目 摯虞文章流别

論云揚雄依虞箴作十二洲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案閒今文作闕失也空也附

連珠二十八

歷歷如貫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于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補

興於章帝之世 必假諭以達旨 辭麗而言約 易覩而可悅 已上並傅玄叙連珠見上

揚雄連珠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岩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續補

班固

連珠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驅儈之術也伊呂之為佐非左右之舊也臣聞鸞鳳養六翮以淩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臣聞馬伏櫪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績補

魏文帝連珠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蓋聞駑蹇服御良樂咨嗟鈆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績補

王粲倣連珠

臣聞明主舉士不待習近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臣聞紀功忘過明君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臣聞振鷺雖

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臣聞覩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續補

陸機連珠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嵒必辱鳳舉之使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之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續補

碑二十九

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豫州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

刊石立碑 後漢書陳寔傳云寔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補

樹碑頌德 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辭

臣子述功 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乃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補

銘紀功德 齊道記云琅邪城始皇東

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述德紀功**李克起居戒云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述詠功德**袁興萬年書云夫碑銘將以述詠功德流美千載**披文相質**陸機文賦見詩前篇**絕妙好辭**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韲臼八字魏武謂修解不修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韲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建碑於門**虞氏家記云虞譚值亂逆之世義守封疆澤洽黎庶故民沈尹等共建碑於門**立碑於墓**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置碑江上**王晉書陶侃薨帝為置石碑立廟像於武昌西江上又案晉書陶侃薨遺今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于武昌西補**立碑峴山**晉書云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補　案南部新書云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據晉書沉碑峴首誤也當為沉碑方山方山按晉書作萬山必有一誤並存之以俟知者附

民共立碑　陳留耆舊傳云王業為荆州府有德政卒於湘江有二白虎共衛其墓民共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叅佐立碑　荆州圖記云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羊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叅佐為立碑在其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補

翠碑表墳　曹毗鄒公墓詩云青松比勁節翠碑表高墳玉顏無餘映薰風有遺薰

石碑生金　王晉書石瑞紀云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補

曹仁記水溢盛弘之荊州記云魯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凱因其伐吳事書于碑上補杜預書伐吳荊州記見上湖水加上徐州記云徐州取徐山為名春秋時為宋邑有秦始皇碑水至加上三尺石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沉萬山下晉書杜預見上蔡邕自書冊後漢書云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鍾公題年月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愢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乃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餘字立碑思賢豫章記云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望碑墮淚荊州圖記見上西戎涕泣晉諸公贊云司馬駿鎮西戎既葬西戎之人每見碑無不涕泣百姓悲感荊州圖記見上有道無媿後漢郭泰傳云太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

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補

文肅不虛　會稽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

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述征記云曹真祠堂在北邙山刊石既精書亦甚工

文既綺藻器亦絕妙　晉中興書云戴逵摠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刻之文既綺藻器亦絕妙時人莫不驚歎

讀碑改字　魏志鄧艾至頳川讀陳實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改名為範字士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刊其碑陰　荊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見傷

誄三十

誄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妾之知爲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

謚宜爲惠弟子聞而從之述行東觀記平原王葬鄉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於王府

喪紀能誄詩傳累事稱之曾子問篇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

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生平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附哀公誄孔

丘檀弓篇云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案宣聖之誄數處文有不同左

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無自律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

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世祖誄吳漢東觀記云杜篤與美人又與史記異補陽令交遊數從請託

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公遂誄之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案注縣音玄賁音奔縣卜皆氏也補

上自為誄漢武故事云公孫弘薨上聞而悲乃改殯之上自為誄

貴賤操筆四十餘人晉書郄超傳云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

章章殊興句句感切曹植答明帝詔云奉詔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古今莫比一時所推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哀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哀辭三十一

誄之流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心之辭補

哀為主　施於童夭　緣以歎心並見上

馬上三十步班固馬仲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于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曰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為哀辭續補

見之乃閣筆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為祭文詞甚悽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乃閣筆續補

弔文三十二

瞻首陽弔伯夷阮瑀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到洛瞻首陽山敬弔伯夷求仁見歎仲尼芳名沒而不朽由西鄂弔平子禰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寄之山崗糜元弔夷齊文云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崗寄之淥水晉書云庾闡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把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案庾闡弔賈誼文序云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枻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求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像喟然有感乃弔之云補投江流以弔屈原漢書云揚雄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託白水而騰文蔡邕弔屈原文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漢書云賈誼爲長沙

王太傅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掬紙申辭以弔始皇傅咸弔始皇賦文禰衡停馬禰衡別傳云南陽冠栢松嘗寄寓劉景升景升當甓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栢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胡政因而殺之景升還惻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為作二牲以祭正平為作板書弔之駐馬援筆倚柱而作焉禰文度揮翰王文度弔龔勝文云宿慕遺芳遐仰徽烈登封遠慨有傷高節揮翰欲弔靈具名察託仁封而永念陸機弔蔡伯喈文云慨矣永歎敬弔于君託仁封而永念考遺烈於舊文維緬邈而追傷王文度弔范增文云余以升平五年正月庚申自下邳北征乃想項籍之往轍惟楚漢之滎陽瞻鴻門而增慨憶曩昔而興歎登亞父之故隴景忠諒之流芳感前烈而長思維緬邈而追傷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陸機弔魏武文云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

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佇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象信禮簡而薄葬彼裘紱于何有貽塵謗于後王補

遐哉邈矣長游幽冥

王晉書安慮仲元使蜀弔孔明曰適子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栢冬青遐哉邈矣長游幽冥

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

李充弔嵇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翼後雕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

精爽遐登形骸幽匿

束皙弔蕭孟恩文曰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無邪邪莫之能測敬薦蘋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續補

翼挂密網命絕霜刃

李顒弔升父文

平

寶碎白刃蘭焚原火

卞敬宗弔二陸文云寶碎白刃蘭焚原火豈不惜哉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

詔三十三 勑附　章三十四

表三十五　書記三十六

符三十七　檄三十八

詔三十三

渙汗大號 易渙卦云九五渙汗其大號王肅註云王者出令不可復返猶如身中汗出不可反也

案漢書劉向上封事云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補 **其出如綸** 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注云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黄紙手詔 魏畧曰明帝寝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劉放孫資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帝曰曹爽可代不放資因贊之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叅帝從之即以黄紙授放作詔放即上牀執帝手作之遂賫而出 補

青紙詔書 晉書楚隱王瑋傳云帝以瑋矯制害亮瓘父子遂斬之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

令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辛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補

尺一詔書 魏書夏侯玄傳云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補

五條詔書 案晉書武帝太元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與庾公函封 語林云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道王公乃進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出見王公

與王導敬 晉中興書云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詔則曰敬白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永制

見詔歎曰聖主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奉詔驚喜踊躍 曹植表云即日奉手詔驚喜踴躍

青筒詔勅 晉八王故事云張方逼上出謁宗廟

上以青筒詔勅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 朱鈎施行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鈎施行 闇不見事以此示之釋名云詔照也人闇不見事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使人昭然知所由也 使自驚飾不敢廢慢釋名云勅飾也使自警飾不敢廢慢也

章三十四

子雲筆有餘力論衡云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孔璋徵為煩富魏文帝與吳質書見前論文篇 公車受章無避反支潛夫論云明帝問今且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 懷刀截章州受其短吳志太史慈為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補

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選慈以行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為郡使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因與吏共亡去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續補

置章御坐 後漢周舉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虞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續補

對揚王庭 文心雕龍曰原夫表章之為用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續補

表三十五

思之於內表施於外 釋名云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又曰上示之於上也又

曰言言其意也補　孔璋殊健　魏文帝與吳質書見前　阮瑀之俊　典論云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樂假潘筆潘取樂旨　典論云樂廣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筆潘不取樂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再呈不可意五字乃悅服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告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補　操筆便成　後魏董紹傳云孝武崩周

文與百官共推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上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惟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紹操續補口占上表高堂隆集隆寢疾篤口占上疏

筆便成表奏文帝乃允曰紂懸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星羅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諸呂之亂實賴朱虛斷蓋前代之明鑒也補案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

手附

書記三十六

應璩善書記 文章叙録曰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又吳質別傳云質有才學善為書記

葛龔善文記 後漢書葛龔傳云和帝時龔以善文記知名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補

谷永便筆札 漢書云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世人云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也

穆之便尺牘 沈約宋書云劉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案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指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容賓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此為常 補

陳遵馮几口占 漢書陳遵字孟公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與遵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補

王平口授作書 蜀志云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補

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 陳思王與丁敬書

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傅咸紙賦云若乃六親乖分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簡書如雨 王粲集阮瑜誄云既登宰輔充我秘府允司文章爰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強力敏成事至則舉

紙落如雲 潘岳楊荊州誄云多

才豐藝強記洽聞艸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補 粲然耀眼 陸景書云獲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耀眼 過百萬之衆 抱朴子云昔魯連以書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衆也 勝十萬之衆 晉書云荀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補 翁然愈疾 典畧云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患頭風是日疾發而臥讀琳所作翁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矣數加厚賜 賢於十部從事 晉書云劉弘為荊州鎮沔漢每有興發手相書諭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有事人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射城燕將自殺 魯連子云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

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復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單遂屠聊城補

誤書燕國大治 韓子云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補

蘇武鴈足係書 漢書云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遣還漢

阮瑀馬上具草 典畧云太祖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

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

孔翊書皆投水 魯國先賢傳云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于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

洪喬書擲於水 語林云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咒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補

與書皆不發 先賢行狀云杜安年十歲名稱鄉黨十五入學號神童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皆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安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

符三十七

刻玉符 史記呂不韋傳云華陽夫人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

銅虎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黄帝合符 史記云黄帝合符釜山 案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于塗山然也 補 括地志云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山上有舜廟 附

漢帝奪符 漢書云楚圍成臯漢王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印符麾召諸將徙擊齊趙

舜合已符 呂氏春秋云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

勝敵之符 六韜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 補

得邑之符 見上

王母之符 帝王世紀云昔蚩尤無道黄帝討之於涿鹿之野西

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黃帝乃立請祈之壇親自受符視之乃昔者夢中所見也即于是日擒蚩尤

玄女出行河圖記云玄女出行信符黃帝得之以剋蚩尤

投河送流抱朴子云葛仙翁為卌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投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中流二符皆為就之

擲屋風靜搜神記云吳猛有道術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青符壓鬼列仙傳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不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介象知其謬誤神仙傳曰介象見市中門戶有道家符悉能讀之知其謬誤

應詹佩以周旋王隱晉書云應詹少多患淳于知乃為符使佩之其文云惟茲寶籙降自昊蒼佩以周旋萬壽無疆

檄三十八

隗囂為檄莫不諷誦東觀漢記云隗囂故宰府檄掾史善為文書每上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應詹作檄見者慷慨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補

陳琳愈太祖病典畧陳琳見前

易雄列王敦罪晉書云長沙易雄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為作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粮荷戈而從之丞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

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
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歎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
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

賊檄百數

東觀漢記云光
武數召諸將置
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
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羽檄三至

魏志云袁紹以董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
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
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案昭初領鉅鹿時郡
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
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致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
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
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補

為本初作檄

獻帝
春秋云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但罪
孤而已何乃以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也**高祖制檄**續晉陽秋云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制檄文母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毛義奉檄動顏**東觀記云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有頃府檄到當以義為守令義奉檄持入白母喜動顏色**趙曄奉檄心恥**謝承後漢書云趙曄少嘗為縣吏奉檄送督郵曄心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案資中縣名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附**移書太常**漢書云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儀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移書州郡**後漢書云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其得眾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

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
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